



从《切·格瓦拉》的轰动说起

中国当代戏剧

我们必须承认戏剧近年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中国五十年来最为宽松祥和的，官方和民间各种机构团体向戏剧投入的资金总量也是空前的，从京剧节、话剧节到国家和地方的其他各种名目的艺术节、乃至费用浩大的献礼汇演，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个戏剧高度繁荣的局面。

然而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吗？

当《桑树坪纪事》和《狗儿爷涅槃》等极为有限的优秀剧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高峰和终结之后，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戏剧产生了多少堪与大师比肩的优秀作品？我们的戏剧创造过几部无愧于世界艺坛的能流芳百年的佳作？

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敢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切·格瓦拉》。

用“红得发紫”来形容这部轰动一时的小剧场话剧可能是最为恰切的。从痛心疾首的贬斥和血脉贲张的赞美，再到央视《东方时空》的追踪报道，《切·格瓦拉》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堪称空前。毫无疑问，本剧至少会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遗憾的是，我认为这恰恰标志着当代中国戏剧的贫困与悲哀。

格瓦拉是一个富家子弟，按照传统的政治分类，他显然属于资产阶级。但是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他以狂热的信仰和异常坚定的意志参加了对抗一切剥削阶级、解放所有穷人的革命。他参加过古巴革命，是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因为对古巴革命成功后的新等级制和腐败不满，他放弃了新政权给予他的高官厚位，毅然去其他的南美国家进行新的阶级斗

争。可惜的是，他最终在玻利维亚被他致力于解放的穷人出卖，壮烈牺牲。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事迹当然是最好的戏剧题材，然而格瓦拉在今天才成为中国戏剧的一个人物，首先不是因为他的传奇本身，而是因为当下中国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形势以及主创人员对问题的理解需要他这样一个现成的形象代码。所有想反抗剥削的穷人以及对现状不满的非穷人都欢迎格瓦拉，这是没有疑问的。格瓦拉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这也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切·格瓦拉》一剧对格瓦拉的诠释和借用却存在着大大的疑问。

谁都知道《切·格瓦拉》在借这个伟大的革命者说事儿，其真实的创作意图是指向当下的中国现实。我们本来应该因此而敬佩创作者的勇气，但是看到最后，我却不禁替格瓦拉感到悲哀，不能不怀疑主创人员的动机、立场和观点。

《切》剧的主创人员当然非常聪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大众对现实（仅仅是贫富不均和腐败的现象而非主流政治）的疑惑和不满，挑动观众最原始低级的均贫富思想和种族主义情绪，在最肤浅的层面上利用这位革命者的传奇，以街头活报剧的粗陋方式，狡黠地完成了一场本来陈旧的政治表演。

格瓦拉的悲剧有三个层次：最肤浅的是他被统治阶级枪毙，更深一层是他被自己为之奋斗的人所出卖，但真正深刻的悲剧却是他的革命本身。这最后一层的悲剧从他告别古巴时就已经注定了。因为这位发誓消灭一切剥削、共平等均贫富的伟大英雄，其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的悖论。

假设格瓦拉革命成功了，那么他会遇到什么问

的 贫 困 与 悲 哀

文/雷 鸥

题呢？无论是在个别国家还是整个世界，成功的格瓦拉都会遇到下列必然出现的问题：由谁、以什么方式和制度来重新组织社会、分配财富和组织生产？格瓦拉及其同志们有什么样超凡入圣的魔法能够确保社会财富的精确计算和绝对公平的分配？那些出生入死的同志是否应该和对革命毫无贡献的一般人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格瓦拉们将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个政府能否保证没有任何特权产生以及所有社会成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格瓦拉们又有什么样的魔法来保证有限资源（尤其是能源）的无限使用问题？

上帝都做不到的事情，格瓦拉当然也做不到。

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逻辑是：社会需要组织，组织产生权力，权力意味着统治和被统治；政治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平等。

退一万步说，这种绝对平等的乌托邦实现之后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所有的竞争都将消弥，意味着社会成员的个性、个体生命的优势将泯灭，而这势必将带来社会的整体退化。

在最深层的悲剧意义上说，格瓦拉要反抗的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在反抗自然法则。

我们曾经严厉地批判社会生物主义，不幸的是，这种批判本身已被证明是个或者无知或者故意的黑色幽默。

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暴力革命则是这个问题超过承受阈限后必然的选

择。但是，迄今为止从来也没有一场革命能够真正地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

《切·格瓦拉》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个深度，它更没有用艺术的方式来揭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它从最为功利的动机出发，挑动观众普遍的渴望富有和提升社会地位的心理，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用充满刺激的说教，将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降格为一个通俗武侠小说中杀富济贫的侠客，将一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用最低级落后的思想和方式，给出了一个最不负责任的答案——穷人永远是正义的，富人就应该用暴力的方式消灭！

这是五十年前、甚至五百年前的观念。

我说它“红得发紫”，是因为它内含的极左思想。它“红”得有些过头了。

替《切》剧鼓吹的祝东力先生说，“《切·格瓦拉》完全是冷战后的作品。”这显然是送给本剧的一顶前卫先锋的桂冠。我想如果不是印刷错误的话，那么就显然是祝先生说错了——此剧不是冷战后的作品，而是要重新挑起冷战的前冷战作品。祝先生阐发本剧内含的指向自由知识分子的矛头，他进一步论证说，“对个人自由、价值和尊严的寻求，如果仅从知识分子阶层的视野和立场出发，则将合乎逻辑地退缩为漠视民众存在和利益的精英主义……更进一步，这种自由主义理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将演变为主张弱肉强食的‘经济自由主义’，演变为以资本操纵权力的‘政治自由主义’。最后，将以大资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全面垄断而告终。”首先，将知识分子和大众割裂对立的分

类方法是陈旧和错误的，它是导致全面迫害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源，而这将导致社会陷入全面的愚昧。这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其次，弱肉强食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金钱或者市场经济的罪恶不在于金钱或者市场经济，而在于人性自身的弱点和社会制衡结构的不成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祝先生们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只有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则是国家这一超大资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全面垄断。而事实的真相是，国家垄断仅仅是垄断的表象，这一超级垄断的实质是政治巨头和特权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它和大众期盼的利益更是南辕北辙。

当然，如果《切》剧的剧组及其鼓吹者们能够身体力行地效仿格瓦拉，去实行它所讴歌的革命理想，那么他们确实应该获得我们的尊敬。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这出为穷人说话的剧是要凭票入场的，如果你没钱买票，那么贫穷并不是你可以走进剧场的资格，你将被拒之门外。据《新闻周刊》报道：“从吉林赶来看戏的一帮大学生当面质问剧组：为什么要分几种票价？为什么要等 80 元、50 元的观众进场坐满后，才卖 25 元的学生票？你们在戏里尖锐地抨击社会分三六九等，为什么在现实中你们也如此？！”无论剧组的人如何擅长阐释，当他们面对这一尖锐的质问时都表现尴尬。

本剧鲜明的尖锐的充满暴力刺激的政治主张使很多观众惊愕，他们疑惑本剧幕后受到了谁的保护？这一疑惑再次证明了观众的单纯和主创人员的狡黠。本剧其实无需高层权贵惠予特别的保护，因为它貌似先锋前卫的艺术，其实骨子里采取的是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同质同构的策略。

我说《切·格瓦拉》的轰动是中国当代戏剧的贫困与悲哀，并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粗糙、肤浅、矫情和逻辑上的混乱。它的轰动从反面证明了近年来戏剧严重脱离大众、不敢触及现实问题、内容单调、形式雷同、风格矫揉造作的通病。文学界和戏剧界知名人物对它的褒扬，如果不是因为丑陋的圈子文化，就只能说明文艺界思想的混乱和浅薄，以及创造力的低下。如果我们的戏剧界能够创造出自己的《人民公敌》《推销员之死》《欲望号街车》《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或者迪伦马特的喜剧等，那么《切·格瓦拉》充其量也就是享受上个世纪 30 年代街头活报剧的待遇，而不会让一班堂皇的学者们欣喜地以为自己发现了前卫艺术的典范。

编者按：

年初，有关方面举办了河北省 2001 年剧道公布，我们关注的是我省戏剧创作中的倾向剧朋友们一点启示。

关于戏剧剧本创作的几点思考

隐忧与希冀

文/张俊山

